汉学家眼中的中国文学

□舒晋瑜

韩国汉学家朴宰雨

英国汉学家韩斌

荷兰汉学家林恪

日前举行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同时举办了贾平凹海外版权成果分享会，来自墨西哥、意大利、英国等国的出版人和翻译家，现场分享了各自翻译和在海外出版贾平凹作品的感受。据悉，贾平凹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英、法、德、俄、日、韩、越南语等30多个语种。其中，《浮躁》英文版获得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废都》法语版获得法国费米娜外国小说奖；今年7月，《带灯》意大利语版获得意大利克拉丽丝·阿皮安翻译奖。

进入世界文学视野的中国作品越来越多，中国作家正在向世界更全面、更立体、更真实生动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那么，在传播的过程中，汉学家们如何理解中国文学？他们选择中国作家的标准是什么？为什么选择这一部作品而非另一部？翻译家们各有不同的答案。

首重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

具有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作品是汉学家们的首选，而“缘分”也是汉学家们时时提到的关键词。

早在1986年，韩国汉学家朴宰雨就开始翻译中国文学作品。1992年韩中建交以来，朴宰雨担任了韩中学术交流和国际汉学交流方面的重要角色。从2005年以来，他又增加了一个新的角色——韩中文学及作家之间的桥梁。在两次重要的韩中文学交流活动中，朴宰雨担任韩方组委，组织翻译了《中国现当代中短篇小说集》，包括铁凝的《逃跑》、莫言的《吃事两篇》、郭文斌的《吉祥如意》、夏天敏的《好大一对羊》等。朴宰雨也参与翻译了吕进、王家新、蓝蓝、唐晓渡等作家的散文及黄亚洲、舒羽、卢文丽、潇潇、北塔、戴潍娜、池凌云、彭晏、胡桑、苇鸣、林幸谦等人的诗文。

几年前，得益于安徽大学出版社的积极建议与经费支持，朴宰雨负责《中国鲁迅研究名家精选集》9部本在韩国的翻译出版工作。对以鲁迅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为业的朴宰雨来说，中国有关机构大力支持有关鲁迅的优秀研究著作在海外翻译出版，是“固所愿而不敢请”的事情。因此，他不但担任了主编，自己也亲自参与了王富仁的《中国需要鲁迅》、孙郁的《鲁迅与现代中国》等两部书的翻译工作。“我跟这两位著者有十多二十年的朋友关系，缘分很深。韩国学界与韩国读者也很需要具有个性的鲁迅研究名家的著作译本。因此我选择这两位作者的作品进行翻译。”朴宰雨说。

在选择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问题上，朴宰雨的观点是，首先考虑韩国的文学、学术、教学现实上有没有引进翻译介绍的需要；其次考虑翻译对象在那个领域里是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作品与著作是否具有相当的质量与水平以及好的评判；第三，考虑翻译者与作家或者研究专家之间有没有个人缘分。

1997年他选择翻译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1995年组织翻译陈思和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都是基于这样的理由。

“我的唯一标准是作品写得好”

贾平凹的文字是公认的难翻。

英国汉学家韩斌20年前开始翻译中国文学作品，主要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她发现自己热爱翻译，第二，她希望能借此激发英文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兴趣。

“一般来说，从市场的角度，一个作家最好翻译一部小说。但是我翻译了贾平凹的《倒流河》《高兴》，现在开始翻译他的第四部作品《秦腔》。我的唯一标准是作品写得好。《高兴》是一本充满浓郁陕西特色的小说，我2008年第一次读到它时就被主人公所吸引。刘高兴是一个查理·卓别林式的人物，”韩斌说，小说人物的对白机智幽默，在阅读时常会忍俊不禁。

然而，翻译过程中遇到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高兴》中主人公刘高兴和他的朋友五富，是城市里的农民工，说着陕西方言，还夹杂粗话。我开始翻译这部小说时，觉得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翻译这些人物的对话，如何做到令人信服。”韩斌回忆道，“问题在于，我不是男人，也不是工人，甚至不是美国人。而出版社是美国的，要写‘美国英文’。”

翻译《极花》，则是另一种感受。这部作品写了一个年轻女子被拐卖的故事。世界上到处有妇女儿童被拐卖的现象，她们的经历在当代文学里反映得并不多。翻译过程中，怎么把人物的语言进行“再创造”，韩斌认为这是很有意思的挑战。她通过上网查阅资料，还托朋友的朋友辗转联系到一名来自陕西的华人读者，帮忙确认一些方言的含义，甚至把一些重要问题汇总，直接写信询问贾平凹。比如，她不确定书里提到的“土灶”是什么样子，贾平凹就给她手绘了一幅画，非常形象，一目了然。

走进叙述者的内心

上世纪90年代初，荷兰汉学家林恪还是硕士生的时候，就开始接触韩少功的作品。那时，韩少功的中篇小说《爸爸爸》刚被翻译成法语，其象征、寓言的方式吸引了林恪。然而，林恪印象最深的还是韩少功的短篇《归去来》。小说讲的是一个知青来到了中国南部山区，他那令人好奇的人生经历，让林恪在阅读时产生了共鸣。

“从第一句话开始，我就有一种仿佛走进了叙述者内心的感觉，和作者一起探索或试图探索偏远山区村寨的周围环境——那是一个对于我和作者来说一样神秘的地带。令人费解的是，村寨里的人们似乎都认识叙述者，这使整个故事笼罩在梦一般的氛围中，我很快被吸引住了。这梦一般的氛围，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上的困惑，连我这个留学他乡的荷兰学生也能体会感受。”林恪认为，韩少功是有思想、有哲学性的作家，他在小说里喜欢探讨某些问题，而不是纯粹地讲故事。他没有过多的描写，风格简洁扼要。

林恪陆续翻译了韩少功的《女女女》《鞋癖》《马桥词典》等。这些作品中包含丰富的地方文化传说和民间故事，个人背景和文化背景互相交织而成的独特风格深深吸引着林恪。“人们经常说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是一部不可译的小说。词典体小说的方言含量那么高，作者对汉语语文的分析和思考又那么多，这些怎么翻译成外语呢？或者说，翻译成西方语系的语言时，怎么能保持小说的文学性，保持原文的清新韵味呢？我开始的时候也有点害怕，但尝试翻译了几个词条以后，慢慢发现这本小说其实是可译的。”林恪说，可译与不可译有时候不在于一个词或者一个概念难不难翻译。《马桥词典》的“可译性”取决于作者的风格、叙述者的独特观点，取决于作品的文学性。

◎作家谈

为读者服务是唯一出路

□张陵

为市场和资本服务，文艺评论要出问题。只为自己的学术观点服务，文艺评论也会出问题。

文艺评论最基本的关系，说到底就是把作品与读者联系起来，把作家与社会联系起来。在这个关系中，读者是服务重心，社会需要是服务优先。忘记这个关系，或者想颠倒调换这个关系，文艺评论就会忙乱出错，就会出毛病。社会最大的不满意就是文艺评论放着作家、读者不管，而跑去为市场服务。

现在电影评论仍然流行着“社会效益与票房相统一”的理念。说白一点就是一部优秀作品要有好的社会效益，也要有好的经济效益。这话听上去无懈可击，其实潜藏不良动机。一部作品追求票房、追求经济效益，只和投资人、制片人有关，和观众无关，也和文艺评论无关。在资本和市场如此强势的情况下，把两个不相关的概念捆绑并列在一起，作为文艺评论的新理念推广，最终结果一定是为市场忽悠吆喝，为人家数钱，失掉了文艺评论的品格和威信。

美术书法评论这些年更是走了大弯路。由于资本运作需要，这些年美术书法领域集中活跃着大量的资金，绑架了不少艺术家，也绑架了不少评论家。很多时候，文艺评论直接宣扬金钱至上的价值观，成了市场的“奴隶”。宣传美术家书法家的思想艺术成就不用心，宣扬艺术品的拍卖价则很起劲，参与市场炒作很积极，目的就是让人记住作品值多少钱，用钱去衡量艺术品的价值。眼里没有读者，没有美的追求，没有社会文化需要，只有金钱。这与文艺评论的正确方向背道而驰。

离资本和市场好像比较远的文学评论，其实问题也不少，也存在被市场“奴化”的风险。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对所谓“官场小说”的宣扬。“官场小说”歪曲和丑化当代政治生活，把当代政治生活描写成尔虞我诈、溜须拍马、权谋纵横、缺乏道德的名利场所，宣扬了封建官场的腐朽文化。但这类流行小说对读者有很大的迷惑性和诱惑性，一时很受欢迎，也很有市场。文学评论本应站在时代先进思想文化的高度，帮助读者辨别真假、分清是非，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选择一些真实准确反映现实政治生活的好作品。结果，文学评论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把“官场小说”当做好作品来鼓吹，甚至把那些坚持深入生活、正确反映和揭示当代政治生活的矛盾冲突、塑造时代“新人”形象的作品，统统归入“官场小说”，严重误导了读者。

还有一些文艺评论看上去很清高，不沾铜臭，不迎合市场，但也不服务于作家和读者，而是主要用来服务评论家自己。现在的文艺评论家群体，都受过系统教育，学问功底都比较深厚，不是硕士就是博士，还有很多是硕导博导。这本是当代文艺评论的优势。所谓的“学院派”批评，不好好研读作品，抓住其中自己得意的某一点生发开去，任意发挥，不着边际，强加概念，指鹿为马。评论与作品无关，只宣讲自己的研究观点，把作品强行纳入自己的理论思想体系，突出的是评论者“自我”，满足的是“自我”需求，而不是作家作品和社会读者的需要。其实这不光是一个文艺评论方法的问题，长此以往，文艺评论就会远离时代生活的实际，远离文艺创作的实际，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本，必将枯竭凋零。

文艺评论要健身强体，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摆正基本关系，努力建构以读者为中心的评论思想体系，坚持为读者服务。服务好读者，文艺评论才能与时代和社会的前进脚步保持协调一致，才能满足时代和社会的需要。

◎新作评介

西部风情与英雄传奇

——读陈玉福长篇小说《西凉马超》

□吴义勤

中国文学历来有英雄叙事的传统，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都是这方面的典范，不仅塑造出曹操、刘备、孙权、宋江等一批光彩照人的历史人物，也虚构出孙悟空等生动鲜活、富有个性的神话人物。他们都是典型的英雄式人物，英雄之气就像一束光贯穿在作品中。及至新文学大幕开启，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历史使命召唤下，英雄叙事依然活力充盈并渐成主潮。然而，20世纪90年代之后，伴随着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崛起，日常生活叙事逐步取代宏大叙事，英雄叙事日渐式微并慢慢演变成了一种带有怀旧性的历史风景。在这样的背景下，读到陈玉福的历史长篇小说《西凉马超》，确是眼前一亮。它不仅接续了英雄叙事的传统，还在某种意义上复活和呈现了传统小说叙事的魅力。

《西凉马超》可读性很强，传统小说的叙事方法运用娴熟，在整体风格上，近似于古代传奇小说。作家非常密集地设置了矛盾冲突，通过将人物置身于尖锐的矛盾之中，来塑造人物形象，彰显人物的精神意涵。而这种密集的矛盾冲突也成为推动小说叙事的重要动力，使得小说的节奏非常明快，引人入胜。比如，小说伊始，主要人物尚未登台之际，两位次要人物太守张鼎与都护董天伦的矛盾就已白热化地展开，短兵相接之后即是惊心动魄的叛乱与平叛。尽管这一矛盾的设置有为主要人物马腾出场进行铺垫的功能，但二者之间的交锋已然成为此阶段的叙事主体，占据了舞台中央，掀起了一个叙事的小高潮，紧紧抓住了读者的目光。相比马超登场之后一个个精彩绝伦的大战斗、大场面，这样的矛盾交锋并不显眼，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小高潮密集分布在小说中，连接起了整部小说，它将读者完全带入了作品所创造的情境之中，而这正是传统小说叙事的重要特征。小说在人物的形象勾勒和内涵设置上，主要采用最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忠奸善恶、爱恨情仇都态度鲜明而处置果断，马超的忠勇、耿鄙的毒辣、一空大师的宽容、赵青宽的阴险，都一目了然，忠奸对峙、善恶交锋干脆利落，丝毫没有拖泥带水。这种形象和内涵上的简明扼要，也在一定意义上强化了人物形象的棱角和符号特征，使得人物形象辨识度鲜明，过目难忘。

就主题层面而言，《西凉马超》对于马超这一智勇双全、善良正义的英雄人物的塑造，显然是小说最重要的主线。马超是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作家从历史史实出发，以母子遇难、解民倒悬、握手言和、金繁马庄、马踏飞燕等几个精彩故事为依托，以丰沛的想象力对其生活细节和心理情感进行了大胆合理的想象和虚构，从而刻画了一个形象鲜明又内涵丰富的传奇英雄。相较于历史人物不可避免的符号化与脸谱化，小说中所呈现的英雄马超无疑是更为丰富和立体的。小说中的马超至少有三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精神向度：其一是智勇双全的武士英雄。通过几次重要战役的描写，骁勇善战的马超成了人人知晓的少年军首领，成了无数少女倾心的西凉勇士，成了西部人心中的“守护神”。其二是忠诚专一的痴情英雄。虽然小说借鉴了自古美女爱英雄的套路和桥段，设置了多个女性角色，使马超落入了情感的桃花林中，但马超并非“难过美人关”的普通英雄，而是一个对感情专注专一的痴情英雄，他对央馨儿的一片深情贯穿始终，令人动容。其三是心怀万民的救世英雄。在马超杀伐征战的一生中，民众一直是他爱护和保护的对象，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危难，是他不断征战的出发点。这种以民为本的思想，赋予其英雄形象以更深厚的内涵和更耀眼的光环。正因如此，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血肉丰满并寄寓了作家诸多精神理想的英雄。

如果说“英雄”是解读《西凉马超》的关键词，那么，“西部”则是进入和解读这部小说的另一关键词。小说中的故事皆发生于中国西部，但作者没有把“西部”简化为一种自然背景和历史背景来叙述，而是把“西部”与人物性格融合在一起，把“西部”和故事情节交织在一起。“西部”作为一种小说元素，在这部作品中不仅具有空间的意义，更具有特殊的叙事地位。比如，历史上古罗马帝国东征曾引发西部地区东西方民族融合，这既是一种历史背景，也通过后裔的相貌问题进入了小说的情节，并形成了非常精彩的“母子遇难”章节，而这一情节的存在对于马超的性格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使其从小就养成了坚毅顽强的性格。再比如，东西大滩中秋节的结对子活动和对歌求偶活动，既是西部特色的风俗民情，也是小说中马超和央馨儿擦出爱情火花的重要因素，从动人的歌声中生长出了热烈的爱情之花。类似的对西部历史和风俗的描写在小说中随处可见，构成了小说中不可或缺的有机体。我想，作家的这种处理并非偶然，而是由一个西部作家特有的历史方位感和责任感所决定的。作家自觉地把展现西部文化和历史、展现独属于西部的人文景观作为文学追求的内容和方向，有意识地以文学的方式参与对“西部”的建构和表述，以小说这一载体为“西部”代言和呐喊。就《西凉马超》而言，作家的努力无疑是极见成效的，他以小说的形式展现了“西部”的万千风情，更把“西部”成功地铸造成小说的基石和提升小说整体意蕴的关键元素。

《西凉马超》作为一部历史题材小说，其意义并不局限于历史和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小说所呈现的英雄观和自强不息、惩恶扬善的精神无疑有着鲜明的当代意义。陈玉福认为：“在一个需要英雄、呼唤英雄，同时也能创造英雄的年代，作家的社会良心里必须对英雄和英雄主义保持沉甸甸的敬意，否则我们手中的笔就会折断或变成空心芦苇。”在作家心中，当下时代是一个需要英雄、呼唤英雄、创造英雄的大时代，作家肩负着塑造属于我们时代英雄的神圣历史使命。尽管马超是一个历史中的英雄，但马超身上所拥有的崇高精神和英雄品质是可以超越时代的。《西凉马超》中闪耀的英雄之光和历史精神，将给当下时代和当代人以深刻的启迪和激励。